

王曾瑜宋史人物传记

宋高宗

传

荒淫无道

王曾瑜◎著

千古人物



前宋史研究会会长力作最新修订

以褒善之仁心，贬恶之狠心

深入剖析「多面派」宋高宗

一张心狠手辣的仁厚面孔，一场名实不符的屈辱中兴
有运气，有手腕，极聪明，坏透了

秦桧只是他的一杆枪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王曾瑜宋史人物传记

宋高宗

传

荒淫无道

王曾瑜◎著

千古人物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宋高宗传 / 王曾瑜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

2016. 6

ISBN 978-7-5068-5453-5

I. ①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宋高宗 (1107 ~ 1187)

—传记 IV. ①K827=4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47703号

宋高宗传

王曾瑜 著

策划编辑 安玉霞

责任编辑 安玉霞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封面设计 中尚图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汉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400千字

印 张 25.75

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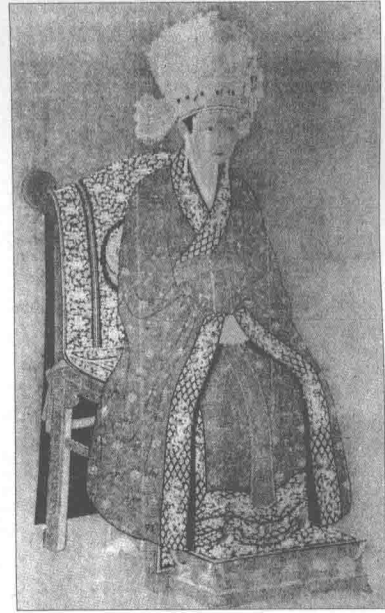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5453-5

定 价 4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宋高宗赵构像



韦太后像



吴太后像



李纲像



宗泽像



岳飞像



宋高宗赐岳飞手诏真迹



宋高宗草书《洛神赋》真迹

高宗皇帝御製翰墨志

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
瘦或道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
簡猶存於取舍至若褻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
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
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乃託
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況流傳歷代
之久贗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
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辨也

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
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
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易典刑而

第一版自序

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古老的，迭经磨难而又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。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上，芳香与秽臭共生，光荣与耻辱并存，正义与邪恶互争，进步和倒退交替。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，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，甚至反动力。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的。在那个不要历史，摧残文化的年代里，恰好是最坏的历史传统达到恶性泛滥、极度膨胀的地步，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证。

古语称以史为鉴，今人说不要忘记历史。任何民族都需要从历史中提取民族进步的营养素，更何况是中华民族。但是，历代统治者为了着一己一群的私利，可以强调和宣传某些历史教训，又隐讳和抹煞某些历史教训，这是不足取的。一个真正的爱国者，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。只有有勇气正视所有重要的历史教训，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错误，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、不可侮的现代民族。

批判我们民族的坏传统，以反省过去；反省过去，可能对开创未来起一点作用。这是笔者撰写宋高宗传记的宗旨。什么是我们民族的坏传统呢？依个人之见，可否概括为专制、愚昧和腐败六字，而其对立面则是民主、科学和清廉。

本世纪内，中华民族经历了三次亘古未有的奇灾惨祸，第一次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，第二次是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，第三次是所谓的文化革命。当“文化革命”结束后，惨痛的现实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弱点和命运。一位正直的马列主义史学家黎澍首先提出，江青之流祸国的实质，正是专制主义作祟，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独立思考，不唯上的勇气。研究一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，人们不难发现，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歪曲，莫过于将其民主学说篡改为超法西斯的专制学说。黎澍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，

笔者正是受了他的影响和启发，希望通过对宋高宗赵构罪恶一生的描述，对当时专制腐败政治的剖析，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特色的专制，以及专制与腐败互相依存的关系。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外祸，一般都与专制政治下的腐败密切相关。

在君主专制时代，本朝人写本朝皇帝，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，可能是唯一成功的典型。刘邦自称“而公”（你老子），看到有人戴儒冠，就摘下当众洩溺，一个粗野的流氓形象跃然纸上。我们不能不佩服司马迁传神的史笔。司马迁以后，史学美化本朝皇帝的功能得到了“发扬光大”，一个又一个皇帝，大抵都在其冠冕之下，蒙上一层又一层面纱，使人难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。当然，也并不排除有相反的情况，如金海陵王完颜迪古乃（亮）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，金朝官史中便将他说得一无是处。伟大的唐朝史学家刘知幾倡导直书，反对曲笔。然而在专制淫威下，“唯闻以直笔见诛，不闻以曲词获罪”，“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”！^①

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史纂修最发达的一个朝代。记录宋高宗的主要官史有日历 1000 卷，实录 500 卷，今已失传，而其传世史料之富，则超过宋朝其他各代皇帝。宋高宗个人经历的戏剧性，也非其他皇帝所能比拟。按照传世史料很多虚美之词、隐恶之笔，要塑造一位尊号为“光尧寿圣、宪天体道、性仁诚德、经武纬文、绍业兴统、明谟盛烈太上皇帝”，谥号为“受命中兴、全功至德、圣神武文、昭仁宪孝皇帝”^②的形象，确是绰绰有余的。然而这种形象的塑造愈是成功，必然距离史实愈远。

记得我曾对前辈学者李埏先生说，宋高宗用“十年浩劫”时的一个流行名词，可以说是个两面派。他纠正我的说法，说是个“多面派”。“多面派”一词很准确地把握了宋高宗的本质及其形象的复杂性。例如元朝史官居然将这个具有荒淫、残忍内涵的皇帝，说成是“恭俭仁厚”之主。^③这应当承认是南宋官史对“中兴之主”装扮的成功，更应当承认是宋高宗对自我形象装

① 《史通》卷 7《曲笔》。

② 《宋史》卷 32《高宗纪》。

③ 《宋史》卷 32《高宗纪赞》。

扮的成功。

由此可见，要对一个“多面派”作面面俱到的深入解剖，是并不容易的，但关键仍在忠于史实，必须对真伪混杂，浮词多而实录少的传世史料，认真下一番祛伪求真、由表入里的工夫。历史现象具有客观性，但一旦形成文字，就不能没有主观性。历史学家写历史，不能不尊重客观史实，但对某些事件和人物，也不可能没有是非和爱憎。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，又强调褒善贬恶，即主观与客观融合，是不错的。作为人物传记，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，既有褒善的仁心，又有贬恶的狠心，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。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，麻木不仁，似并不足取。事实上，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，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，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。

宋高宗所处的时代是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十分剧烈的时代，历史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、可悲可叹的活剧。时势造英雄，英雄造时势，这是中国古老的历史哲学命题。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点道理，却又很不完全。历史现象纷繁复杂，最难以作科学的剖析和说明。迄今为止，历史学中虽也有一点数学和统计学，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无数学的精确性。往往出现以下的情况，时势出英雄，却又不能成全英雄，特别是理想的、成功的英雄。相反，时势有时也可让小丑充当主宰国运的角色。结果是一小撮人的闹剧、丑剧和绝大多数人的悲剧交互演出。我想，宋高宗的传记，他本人及其宠信者所制造的一个时代的闹剧、丑剧和悲剧，他们在国难当头、国耻深重的情势下，依然制造、纵容和包庇腐败，纵情声色，只怕可以说明这一点。

我个人本着严肃的态度，并竭尽绵薄之力，以求写好这部传记。至于此书的成败得失，则有待于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品藻和鉴裁。

王曾瑜

1997年9月8日

第二版增订本说明

增订本对本书作了一百数十处的修改，主要是以史料增补史实，也订正个别错误，将第十三章第六节标题增加“祥瑞虚饰”四字。另加地图三幅，这是遵从前辈学者李埏先生的建议。衷心感谢责任编辑王书华先生的帮助和辛苦劳动。希望增订本成为我有生之年的尽可能完善的定稿。

记得曾琼碧大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撰写《千古罪人秦桧》时，曾与我讨论过，是否要将宋高宗赵构和秦桧合传的问题。依本书的写作经验，虽是写宋高宗，其实也包括了秦桧的大部分事迹和全部罪恶，故大致上也可作秦桧的传记阅读。自从秦桧绍兴八年再相后，很快得到宋高宗的赏识，两人狼狈为奸，秦桧的全部罪恶，都是宋高宗支持、包庇、鼓励和纵容的结果。当然，两人的作恶客观上是存在主从关系的，事实上只能是宋高宗为主，秦桧为从。但也有特殊的情况，这就是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后，秦桧成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宰相，他凭藉金人，胁迫皇帝。然而两人的关系终究非曹操与汉献帝可比。秦桧养子秦熈的儿子秦埙科举考试作弊，本应当状元，宋高宗将他状元除名，秦桧也只能在背后说点不针对皇帝的抱怨话。更重要者，按秦桧暴戾恣睢的秉性，在官场中动辄反目成仇、睚眦必报，本可杀人如麻，但他却受到宋高宗的羁束，而宋高宗虽然残忍，又受到宋太祖誓约的羁束。

宋高宗时代的史实，尚有不少可写，例如对北宋时期党争的终结，北宋枢密院——三衙军事领导体制的终结，科举中四川的类省试，财经方面的经总制钱、月桩钱、经界法等。如此之类，依个人之见，本书作为宋高宗赵构的个人传记，就不必论述了。

王曾瑜

2007年1月6日

第三版自序

人们早已指出，写古代史其实也是写当代史，对当代社会和历史的各种看法，必然延伸到古史中。就我个人而言，《尽忠报国——岳飞新传》和《荒淫无道宋高宗》两部历史传记，在自己的史学作品中，有其特殊性，即有一定的文学色彩。两书的主题，一是歌颂李纲、宗泽、岳飞等人的爱国正气，二是批判宋高宗和秦桧酷烈的专制主义与卑劣的投降主义。在尊重客观史实的基础上，不可能不融入个人主观的对是非善恶的褒贬与爱憎。

两书确实激起了一些读者的共鸣。有三位先生，是看了拙作之后，与我交上朋友。一是李凌先生，他是我的大学长，当年是西南联大的地下党负责人，抗战胜利，又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，曾任《人民空军》杂志政治组组长。二是蒙古族那楚格先生。三是已故的杂文家牧惠先生，当时，他还专门在香港《大公报》2001年6月25日发表了一篇《“臣构”秀》，认为此书是“很有学术水平又有现实意义的好书”。另有章华、沈冬梅和王春瑜先生也写了书评。^①记得王天顺教授对我说，过去对宋高宗还没有太多的恶感，看了我的书，才知道此人是“坏透了”。

但两部传记却也不可能激起所有读者的共鸣。且不说过去，最近就有两篇文章同我提出商榷。^②我看了一下，认为如果认真读一下我的两份传记，其

① 参见《宋史研究通讯》1999年第1期章华先生《直笔书信史 奋意挞腐恶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00年3月8日沈冬梅先生《历史遮蔽下的宋高宗》，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1999年9月4日王春瑜先生《笑区区、一桧亦何能》。

② 朱瑞熙先生《关于宋高宗的评价问题》，李裕民先生《南宋是中兴？还是卖国——南宋史新解》，载《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。奇怪的是我曾一再说，不能将《鄂国金佗粹编》的“粹”误作“粹”，“粹”在此处尚可与“萃”字通用，“粹”与“粹”二字不能通用，亦不宜随便改动古书名，见《致徐规先生的学术通信》，载《丝毫编》，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。但李先生的注中仍作“金佗粹编”。

实早已作了答覆，完全无须再浪费时间，逐一答辩。耐人寻味者，倒是《宋史研究通讯》2008年第2期的李辉先生《“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南宋定都临安（杭州）870周年纪念会”综述》报道。其中说，文章“针对长期流行的‘南宋小朝廷’这样的说法作了商榷，他认为南宋朝廷一直是在为实现中兴而奋斗”，云云。但正式出文集时，此段文字没有了，而其意犹存。是否李辉先生作了歪曲性的报道呢？我并不清楚。如果要使用“一直”，当然应是包括宋高宗和秦桧在内的，但如今正式发表的文章并无片言只语提及秦桧。至于对所谓南宋小朝廷之说提出争议，我利用电脑软件查了一下，史书上的“小朝廷”一般是作为褒义词的，可能唯一的例外是胡铨。“小朝廷”作为贬义词，是胡铨提出的，他上奏说：“臣有赴东海而死耳，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！”^①他的意思是，既然企求屈辱苟安于半壁江山，就不配叫朝廷，只能叫小朝廷。另有陈刚中赠胡铨的书启中也沿用此说：“谁能屈大丈夫之志，宁忍为小朝廷之谋。”^②看来只能找胡铨算账了，谁教他发明这个贬义词呢？

在此且不说设镇抚使只是昙花一现之类，也不说如杀害陈东、欧阳澈和岳飞，罢黜李纲，压制宗泽，举办文字狱等等，算不算是“一步一个脚印的”“中兴”之“圣政”，^③光是突出绍兴和议，作为“中兴局面正式形成”，作为“中兴大业，它是有重大意义的”，确实较以前的某些评论更为拔高，只是不提大名鼎鼎的秦桧而已。绍兴和议能与宋高宗和秦桧剥离吗？难道不是他们的主要“圣政”之一？借用王春瑜先生批判闫崇年的话，在抗战时就是标准的汉奸理论。人们不妨将此文与下引邓广铭师的话对照，彼此是否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和评论呢？

另一说提出宋高宗“功过参半”论，甚至还不忍用一个“罪”字。且不说他杀害陈东、欧阳澈和岳飞，大兴文字狱等，当赵构当康王时，史料上“侍婢多死者”一句，即使从人道主义出发，又蕴含了多少无辜女子的血泪，算

① 《挥麈后录》卷10。胡铨此文，名震一时，各书记载其多，又见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以后简称《会编》，卷186，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，以后简称《要录》，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丁未，《宋史》卷374《胡铨传》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348，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卷7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等都有此语。

② 《鹤林玉露》甲编卷3《幸不幸》。

③ “圣政”一词，借用《皇宋中兴两朝圣政》的书名。

不算罪？前参知政事李光老而病，根本不可能对其降金政治构成任何威胁，可是在秦桧死后，实行宽大为怀的所谓更化之政时，仍是不予宽贷，坚持流放，使之到死也不能与亲人团聚，又何其狠毒！光是他在宫中白昼宣淫，听说金军行将杀奔扬州，吓得“遂病痿腐”，从此丧失生育能力，算不算荒淫？

应当说明，我决不想否认南宋在经济、教科文、军事等方面的成就。但必须与绍兴和议挂钩，似乎是托庇于绍兴和议的馀荫，就是十足的荒唐。宋理宗时灭金后，曾作出收复河南三京之地的努力，此后与蒙古的关系，也无论如何不像宋高宗对金那么卑屈。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，唯有在进攻南宋时，遭受到最顽强的抵抗。这在某种意义上不正是纠正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吗？

人们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不同评价，其实还是源于现实不同的生活态度和道路。任何史家治史，处理史料，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观，或有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指导。例如谴责投降主义是一种史观，而力图肯定投降主义当然也是一种史观。

邓广铭先生在《陈龙川传》中，也对宋高宗使用“小朝廷”一词，并写上几句话，“翻开南宋的历史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，是一幅屈辱到令人气短的画图”。“当群情失掉了常态，相率而走入放僻邪侈的路径之后，善恶是非的标准便也都随之而颠倒错乱。这时候，最狡狴和最少廉耻的，将最有用武之地，占取社会上一切的荣华富贵，受到全社会的奉承与喝彩；一个特立独行，操心危、虑患深的人，也便成了注定要遭殃的人。所以在这本传记中，将只看到对于天才人的迫害，对于正义感的摧残，使一个最清醒热烈的人，却因其清醒和热烈而受到最残忍最冷酷的侮弄和惩罚，困顿蹉跎以至于死”。

“一个战时首都竟有‘销金锅儿’之号。然而与这些金银一同被销掉的，却还有一种最需要培植、最值得珍爱的同仇敌忾的民气”。^①其强烈的爱国义愤，溢于言表。即使六十多年之后，读来仍能体会到他当年感时伤世之激愤情怀，全身沸腾的热血。漆侠先生撰文，批判宋朝从守内虚外到斥地与敌，特别强调这是发挥邓先生之意。但邓先生又说：“然而我绝对不曾忘记这里所需要的一份冷静和客观，我绝不滥用我的同情，致使其对于事实真象有所蒙蔽。我只是努力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，施以融铸贯串之力，藉以表现陈氏（亮）

① 《邓广铭全集》第2卷第555页，557—558页，587页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5年。

的活泼明朗的全部人格。”^① 他的感情融入了历史，但又不滥用感情，首先还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也唯有其感情融入了历史，也方得以深刻体会和揭示历史与现实的真谛。如果说是“情绪化”的话，我的两部传记也是遵循老师的治史之道。

其实，我在《荒淫无道宋高宗》自序中也说：“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，又强调褒善贬恶，即主观与客观融合，是不错的。作为人物传记，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，既有褒善的仁心，又有贬恶的狠心，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。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，麻木不仁，似并不足取。事实上，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，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，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。”也就是此意，如果认为此类是“老式”的史笔，就老式吧。新旧本来就与好坏不能等同，新不等于全好，旧不等于全坏，让广大读者各自去鉴别。

中华民族的正气和美德犹如潜伏地下的滚烫岩浆，关键时候，一定会爆发出来，并且决定着我国民族的长远走向。尽管进步的道路漫长而曲折，但没有理由对我们民族的前途持悲观态度。小而言之，我对自己的两部传记得到更多读者的共鸣，也抱有十足信心。对李纲、宗泽、岳飞和宋高宗、秦桧的是非善恶，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歪理邪说，广大群众是会分辨清楚的。因为历史与现实本来就是一体，企图贬低李纲、宗泽和岳飞，而尽其最大可能肯定宋高宗与秦桧，广大民众肯定是通不过的。

王曾瑜

写于2010年5月4日五四运动纪念日和北京大学校庆日

^① 《邓广铭全集》第2卷第558页。

目 录 | Contents



第一章 深宫的花花太岁 /1

第二章 厄运中之幸运 /7

第三章 南京登基 /19

第一节 顺利继位 /20

第二节 李纲拜罢 /25

第三节 杀陈东和欧阳澈 /34

第四章 维扬惊梦 /39

第一节 宗泽贵志以歿 /40

第二节 仓皇逃窜 扬州劫难 /45

宋高宗即位前后逃遁路线图 /48

第三节 下诏罪己 /50

第五章 苗刘之变 /55

第一节 逊位和复辟 /56

第二节 劫后餘波 /60

第六章 航海流亡 /65





第一节 卑辞祈哀 /66

第二节 天堑失守 /68

第三节 浮海逃生 /73

宋高宗海上流亡图 /80

第七章 炎兴之交的纷更 /83

第一节 宋金南北对峙的格局 /84

第二节 秦桧归宋 /86

第三节 吕秦政争 秦桧罢相 /91

第八章 战不忘和 安不忘逸 /99

第一节 频遣使指 /100

第二节 麇兵中决定岁币 /104

第三节 和战条陈 遣使争议 /1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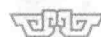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节 赵张睽异 秦桧复出 /114

第五节 居危思安 /120

第九章 淮西之变 /127

第一节 父皇凶耗 /128

第二节 岳飞受命节制诸军 /131



第三节 宋廷翻覆 岳飞辞职 /136

第四节 淮西兵变 /139

第十章 力排众议 屈辱媾和 /145

第一节 赵鼎复相 /146

第二节 金废伪齐 /149

第三节 挹懒通和 秦桧再相 /152

第四节 宰执廷争 金使骄倨 /154

第五节 三大将表态 /159

第六节 秦桧独相 /161

第七节 群情激愤 独断专行 /166

第八节 宰执代君 跪拜成礼 /180

第九节 大赦餘波 /183

第十节 八陵之痛 /188

第十一节 秦桧扩张相权 /192

第十二节 荣枯有别 /195

第十三节 李光罢政 /199

第十一章 迫令班师 /203

第一节 金朝毁约南侵 /204



第二节	秦桧恃宠固位	/208
第三节	十年之力 废于一旦	/212
第十一章	「莫须有」狱与绍兴和议	/219
第一节	金人双管齐下	/220
第二节	宋朝第二次释兵权	/223
第三节	韩岳虚位和罢官	/227
第四节	绍兴和议告成	/232
第五节	「莫须有」深冤大狱	/236
第十二章	室息式的苟安	/247
第一节	皇太后回銮 五国城饮恨	/248
宋金时期中国全图	/248	
第二节	「太平翁翁」的专横	/255
第三节	城狐社鼠的作恶	/268
第四节	穷奢极侈 贪贿成风	/273
第五节	排黜异己 文狱迭兴	/280
第六节	文巧奔竞 祥瑞虚饰	/299
第七节	格天阁黄梁一梦	/309



第十四章	贬逐秦党 因循旧政	/321
第一节	秦桧亲党的贬斥和保全	/322
第二节	重新命相 「讲信修睦」	/326
第三节	「更化」和「叙复」	/330
第四节	立储的曲折和风波	/335
第十五章	应战和退位	/343
第一节	宋金再战前夕	/344
第二节	危而后安 战而后和	/351
第三节	主动退位	/362
第十六章	德寿宫颐养	/365
第一节	隆兴和议	/366
第二节	德寿宫中的人间天堂	/371
第三节	死于安乐	/379
附录	宋高宗赵构年表	/386
跋		/391